

新 興 文 學 論

著 原 根 柯

譯 先 端 沈



版 局 書 強 南 海 北

新興文學論

柯 根 原 著

沈 端 先 譯



上 冊

南強書局版

1930

原著者自傳

我於一八七二年出世，在莫斯科古典中學校受了最初的教育，一八九〇年在該校卒業。同年，莫斯科大學歷史博言科入學，一八九六年卒業。因為論文早期德意志人道主義論，獲得銀質賞牌。同時，爲着準備將來擔任西歐文學史講座，歷史博言科曾經要我留校研究，但是當時政府因爲我是猶太人的原故，不准我當大學教授。此後，經歷非常的困苦，於一九〇九年在當時的彼得堡大學，通過博士試驗，獲得了該大學助教的地位。在那裏，我擔任了德國浪漫主義的特別講義。但是，直到革命爆發，我終於沒有達到當教授的希望。

十月革命之後，我方纔被任爲莫斯科大學教授，又以國立學術會會員

資格，被任爲學藝部部長。

我主要的事業，是國立美術院的創立。這是由我提議，由我計畫而於一九二一年創設於莫斯科的機關，我被選爲最初的院長，至今還是繼續任職。

我在文學上的著述，主要者如下：

- 一、古代文學史第一卷（古代希臘文學史）
- 二、西歐文學史三卷
- 三、近代俄羅斯文學史三卷
- 四、最近數年間的文學（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
- 五、普洛列塔利亞文學論（本書）
- 六、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浪漫主義及寫實主義

七、文藝上的赤衛軍

八、我們的文學上的爭論（十月時代批評史）

九、序曲（關於文學及生活的思想）

十、倍林斯基及其時代

十一、戰爭與革命的詩（選集）

在莫斯科

倍，柯根

譯者贅語

譯完全書之後，我感到了應在本文之前加上幾句說明的必要。

第一，就是書名的問題，本書原名普洛列塔利亞文學論，一則太覺累贅，二則現在又不能將他意譯出來，所以我大胆地將他改了現在的名字。假使因此而引起誤解，那麼責任當然是由譯者負的。

第二，對於書中比較的複雜的句法，爲着便於理解，我都將他譯成比較的容易了解的短句，或者有些倒置和意譯的地方。——當然是在不失原意的範圍之內。假使因此而損失了原文的美點，那我也應得負責任的。

其他，原書第一章第八三頁，「把守大門的某人」下面，註着（戲曲人之一生中人物）字樣，據友人杏邨兄說：這「註應該改註在上一行「灰色

的人」下面，而「把守大門的某人」下面應該註着（戲曲安那斯瑪中人物）一句，這或許是原著者的筆誤，或者是——日譯者的錯誤，附帶的在這裏說明一下。

照例，這是日本文的重譯。假使內容有錯誤的地方，希望能看原文的先生們賜以訂正。

照着原書順序，當然可以從第一章讀起，但是爲着容易理解，我覺得還是先讀最後一章爲是。

以上。

一九二九，十一，七，後一日，譯者。

一、十月革命以前·····	一
二、「鐵工場」時代·····	五一
三、「十月」時代·····	一三七
四、關於「少年親衛隊」·····	二一五
五、理論與批評·····	二九七

「十月革命」以前

原书空白页

一

很久之前的一種情景，在我的眼睛前面浮映出來。關於瑣細之點，已經不很能够記憶，但是這種情景的根本想念，却是永也不會離開我的胸臆。我曾經到過一所玻璃工場。在那裏，工人們好像鎖練一般地排列着十二個或者十五個人一排。立在最外邊的一個，用一種器具汲取了些沸騰着的液體，交給第二個，第二個很快的加以細工，交給第三個。這樣的交遞下去，最後的那人手裏放下了一個做好了瓶子。

這種樣子，我不能想像他們也是具有理智和感情的人們，而祇能想像是一種偉大的機械的一部。他們，在我看來祇像是些組織了帶形機械統系而順調地運轉着的螺旋，齒輪，或者鉤瓣。尤其使我吃驚的，是那個站在

排列中央的工人，他沒有次數地反覆着自動的動作，從他左邊的工人手裏接受了些東西的時候，立刻拿到嘴巴下邊，鼓起了兩頰，將氣息吹進手裏的器具。等吹氣的工作完了之後，立刻將牠交給右邊的同伴。他一方伸直了右手將吹好的東西交給右邊的工人，同時很巧妙地用他的左手從左邊接受未曾吹過的材料，於是機械般的拿到嘴邊，再是和上述一樣地反覆下去。

我看了這種情景，想起了人類將要變成怎樣的問題。在這些勞動者裏面，假使沒有同伴者的協力，有誰能夠獨自地製成一個玻璃的瓶子？或者，這些工人，是不是祇是具備着這種鼓着腮子吹瓶的頭腦和才能？在他們中間，是不是每人知道他們的同伴在做些什麼事情？還有，在他們腦裏，能不能夠想像那種從沸騰的液體變成有用的器具的那種工程的順序？

當然，他們是不能夠的。他們沒有注意周圍的工夫，而且，每天做完了十小時乃至十二小時的苦役一般的勞働之後，早已沒有了要求智識和開拓眼界的慾望。關於包含世界一切美點的真實的人間姿態，當然可以不必提起他，單是和他們日常連結着的工作的事情，他們也不是已經沒有把握全體的餘裕了嗎？

在這個工場裏面，我覺得人類的精神永久的在被滅殺，而使人們變成一個比無力無援的奴隸更加悲慘的東西！他，——是齒輪機械的一個齒！和這種機械分離了的時候，他便注定了飢餓的運命！因為，祇是他一個，是什麼有用的東西都不能造的。這樣，工場殺却了創造的人類，麻痺了爲着生活而爭戰的力量，剝奪了自然所賦與的最高的歡喜，——打破了人類能夠應用自己的計畫而獨力創造的那種自己意識的歡喜，破壞了人類

用着自己的聰明才幹而造成了的，可以適用於人類發達的人生和自然的建設的歡喜。當時，我這樣想。

但是，我的觀察，却是一種錯誤。

在毀滅勞動者的精神的工場裏面，纔在胚胎着他們偉大的力量的源泉。這種源泉不僅可以使他們更生，而且改造了生活的一切形體，而使全世界更換了一次面目。一個工人，什麼事情都不能成就，但是夥伴們團結起來，他們就是人類一切必需事物的創造者。他一個人，當然不能製造一個瓶子，但是一個個同伴造成一個組織了的集團的時候，他們就能夠製造橋梁，宮殿，海上的巨大船艦，陸上噴火的火車，以及空中飛翔的飛艇，就是，在工場裏面的工人，能夠感得了自己所有的真實的力量！

這種力量，存在於勞動者全體努力的聰明之結合裏面，就是存在於同

志的協力，團結，和集團的裏面。一個人雖則沒有力量，但是他們已經非常明白地了解，與同志們團結了的時候，那是對於什麼事情都可以不必害怕的了。

而且，他們已經感到，假使各人的力量能够理想的組織，那麼他們可以支配自然，可以不必希望天帝救人的電話，他們能够改造自然，改造人類社會，使地上充滿了歡喜，使大地本身變成美麗的存在，他們可以廢止過度的勞動，可以用僅少的勞動來充分地生產人類所必要的物質，同時更可以獲得涵養人類智力和感情所必要的一切藝術和裝飾的資料。

他們，而且感到了在獲得社會全般幸福的途上，還有如何的阻礙。他們已經了解，要獲得這種幸福，一定要打倒搾取者的權力——一定要打倒祇是招致咀咒屈辱，而不去努力實現勞動的使命和靈感，祇是着眼於舊

財的源泉，而不去發見使工人們獲得人類般的生活方法的那些擷取者的權力！

最後，他們而且了解：和這種人類之敵的資本相爭鬥，是一種困難的事情，是一種繼續的事情，所以爲着要獲得完全的勝利，他們自己對於自身的工作，應該具有一種鋼一般的意志，和火一般的信念。

二

工場是新世界的搖籃。在工場裏面非組織不可的，不僅是爲着要產出廢棄舊世界的力量。在工場這種懷抱裏面，產生了新的詩歌，那也是很自然的。

普洛列塔利亞的詩，在文學史上是一種完全特殊的現象。從來，我們

在文藝史上，不會發見過文藝上的傾向，不以藝術的特徵而用社會的特徵來定義的例子。一切文藝上的新潮流，普通總是先用新的藝術手法和新的表現手段，來闡明自己，來和從前的文學的美學相對抗。但是「普洛列塔利亞詩」這個名稱，在她的旗幟下面立着的詩人們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形式的革命，而是內容的革命。他們所視為重要的問題，不是形式上的完成，而是現社會普洛列塔利亞意識的確立。這一點，最初就應該記憶着的！要想議論普洛列塔利亞詩歌，要想決定她的價值，乃至要想認識他的文學上的成敗得失，必定先要從一個根本原理出發，而將下述的問題當做目標，方纔能夠成功。就是：某一個作品，在某一個時代，對於橫擺在普洛列塔利亞特前面的問題的解決，究竟有沒有積極的任務？在普洛列塔利亞特的歷史道程上面的一個階段，這個作品，對於他們的鬥爭，能不能夠使